

禪宗正脈卷第十二

賞二

南嶽

臨濟

陽明
解汾石霜楚圓慈明禪師聞汾陽道望遂往謁
馬陽頤而默契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謔諸方及有所訓皆流

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

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内翰知見高入道

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

大年
見揚

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

山門請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

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
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
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
曰是惡知識敢禪叛我怒舉杖逐之師
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

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
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畫一畫年吐
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
司默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
得○年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

一句

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
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
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裡是甚麼所在
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
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

李連昇問

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李附
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
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
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謁神鷄鷄首

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
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祗如此語意旨
如何師曰水上掛燈越年曰與恁則孤
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
三脚𧈧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

二
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
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
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
姪一衆大笑門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
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臥杖而出願

慈明
三句

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

緩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
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
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
來對衆出氣者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

三

三

見頑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
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鴻回
顧相瞿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鴻老
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
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鴻遣人追
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是
名重叢林○後住道吾上堂先寶應曰
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
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
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

示衆

上喫粥喫飯○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

福嚴

向言中取則悟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閑所以山僧居福嚴恁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

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私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閑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謡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

家風化

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父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劖邊擬議者師

曰險喪身失命也便喝出禪師冬日榜
僧堂作此字三二二三几畔柂其注曰
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
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禪師問顯英
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甚處
宣

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
前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處
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不能勘得你教
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觜

增
改

陽明
洞汾
鄉耶慧覺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

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獸魚腮上
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
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

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
臨粧珍重上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
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
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
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上

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剪除狂狥掃蕩撓槍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田頭石

馬出沙籠○上堂承言湏曾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

今逢落葉黃○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一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

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

立萬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鉢瑣那有

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嗣公
陽明大愚守芝禪師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

湖雲水碗頭奔碗頭奔有何門擊箭宣

知枯木存枯木存曾兩度春兩度春帳

繼公
龍溪法華全舉禪師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

鋸解秤錘

云裡奴白牯總在這裡放光動地何謂
如此兩段不同圓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

賞一

六

那個且從這個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

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

金剛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日家詩

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

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

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
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
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
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堂一世諸佛
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

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
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_到到瑯
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
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
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
以坐具搢一搢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拂袖而出那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
舉上座那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
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
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

據_{四庫}華

何時到汾陽那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
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
播寰宇那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僧問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
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_{如何是奪境不}
_{賞三}

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
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鍾
鳴鼓響鵠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

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它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頃也不留朕迹直鏡論其頃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

汾陽芭蕉谷泉禪師領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日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倒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

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挂徒我自眠

汾陽天聖皓秦禪師到鄉那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疋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

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
坐喫茶○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
僧

歐陽修請因基說法

賞

八

浮山法遠禪師號遠錄公○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歐陽
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
與客基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基
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
兩家著基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

不讓若是綴五鏡三叉通一路始得有
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
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
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
失粘心猿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
神僕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
路迷悟衆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
曰脩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
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

摩醯
二月

妙旨哉○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繙索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

堂

九

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个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巒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

淳山
九帶

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無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

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也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慧

寶應昭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

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間第一却

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
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文
涉五蘊殼中透漏不過順情生喜違情
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

如何師曰錯

金剛谷

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太陽玄禪師遂

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
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
半正明天晚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

賞

十

浪生死六根為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
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
好喝一喝曰參

父未生時事

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
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
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
是夜半正明天晚不露隱曰牡丹花下
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

釋大乘慧果禪師僧問撥座見佛時如何
師曰撥座即垂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

契理

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紫
狀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
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
法耳當筆忘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
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

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
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
哉師曰事如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
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肯隱曰妙
至是亦極明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
到

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
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
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
纏師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
門終非活路○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
賞二

十一

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
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
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
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
諸人觸牘躊躇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

一下○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
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
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
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裡已無面目
信路遙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

仁壽称禪師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達日
上無雲灑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
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禪谷未慶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

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見底青山直得
輒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
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
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
地客游三月草侵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
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
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禪谷駙馬都尉李遵鼎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
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

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鍊漢著手心

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朝宗
英公夏竦居士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

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
那個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

也是弄精魂

朝宗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

者道但得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雖
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刀
可隨處安閒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

鄭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個
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
畢竟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
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
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

千奇百怪它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
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
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
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
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

廣慧懶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
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
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
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
得

堂三

十三

嗣廣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領出守汝州首謁
廣慧懶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
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
客相逢祗禪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
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

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聞雲囉諒
監寺兩個大虫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
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麻
慧曰這裡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
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躊躇

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
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
北斗歲應湏合掌南辰後領公問廣慧
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
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

高僧
卷一

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錢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

○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狀重公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

嗣祖
翠巖可真禪師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真楊岐

未透
識情

賞三

十四

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遠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頓

上有月落波心明瞑目喝曰頭白齒豁
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
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
震聲曰無雲生曠上有月落波心師於
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辨迅捷焚林

參拜

憚之○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
師曰千日斫狀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
親切處師曰潭家送上渡頭船○上堂
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

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鬼曰學道
如鑽火逢烟即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
又燒頭師曰若論順也龍牙正在半途
若論漸也神鬼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

頌

龍牙

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家○上
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
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
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
尺此三轉語一句璧立千仞一句陸地
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

三轉

堂

十五

十五

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
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
相故

翻石
霜

蔣山贊元禪師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
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

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
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
寒暑悲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峰
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
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亟

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
公又堅辭夥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
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
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
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稀有

頌
安石

有事也○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
而容舜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
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来自
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

食已實就其嗣之我有遺則

大寧道寬禪師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
真空為體妙有為用所以道盡大地是
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
得四時運用日月常明法本不遷道無

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它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
○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大筋揷
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

不剝

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
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遼作舞
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
飯佛殿塔前狗屎天刹竿頭上煎餽子

盜道

三個猢猻夜竊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
奴脚踏月兩頭白拈手擎烟戴冠碧免
立庭拍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
被汝諸人覲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
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

七跳八跳且道請訖在甚麼處老僧今

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

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

君通○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

實難會土宿領下毘盧多波斯眼深鼻

三言
十七

孔大甚奇怪歛然透過新羅界○僧問

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

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

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

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鑑照曰如

三要

何是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曜曰如

何是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

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新婦騎驢阿家

牽師曰手提巴鼻腳踏尾仰面看天聽

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

裡○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

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驥西

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

湖石廣法源禪師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

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此事切

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
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
蛇尾伏惟珍重

靈隱德章禪師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
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

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
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
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
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

動岌岌

宣

丈

印海

定慧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那叱忿怒曰如何是二句師曰衲

僧罔措曰如何是三句師曰西天此土

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

○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若縛若不識般
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
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
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險
處行日作麼生是險處行師便喝曰皇
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

珠歌
益心

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

那覓泐潭月禪師僧問脩多羅教如標月指未

審指個甚麼師曰請高看眼曰曙色未
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來

鬼弄人

那覓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

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
師曰鼈咬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

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盃夜明燈
簾外數竿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

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上堂不是道
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

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那覓白鹿端禪師僧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

賞三

九

不是閑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
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

調聲

那覓真如方禪師參琅琊唯看柏樹子話每入
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辭常被喝出忽一

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琊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瑣瑣可之

劉義長水子璿講師嘉禾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

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一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清淨本然

大地琅琊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且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界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頤衆曰道非

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于世

劉義雲峰文悅禪師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蘿若喚作一莖蘿入地獄

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色力健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

堂

午

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且為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閑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頃見巖用處走搭

雲峰
三句

袈裟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

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上堂語

不離窠臼馬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後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裡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道遠乎哉觸事

賞三

主

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飲為佛事翠巖這裡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

非相 諸相

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着衣喫飯未嘗交着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

作黃金攬長河為酥酪雖然如是着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跨跳

大叡
示衆

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
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小參舉百丈
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
是不知入衆忝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
日旦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

贊林

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贊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穏便為旺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個五個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

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接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嘗哉嘗哉所謂般若贊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祿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

贊林

賞三

王三

蓋狀不般一束十指不拈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柰三途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銚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

為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
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犁拽
理不通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り
復身還信施此是安定底事終不虛也
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

眼光落地繙田無一簍之功錢園陶百
刑之苦莫言不道珍重

詞浮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
山遠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
華嚴普救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

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
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
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
軍令乃曰賓中間主互換機鋒主中間
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

主

主

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
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樸地高飛於斯未
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
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
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嗣寶
應明

鄉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

勗金
山額

石佛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相生師

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

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

望月曰如何是派注生師曰無間斷人

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

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

這裡方許你進步鄉邪與你別作個相

天眼目云三種生石佛有頌

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

嗣寶
應明興陽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
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
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
夫出林立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

一體
經禪

粗明禪真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
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
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襯着觀
曰向下丈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
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

擷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
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到逢
知已李白元來是秀才

嗣金山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
長雖婚官然篤志祖道遂與後圃築室

賞一

二四

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
食觀一日視公曰非視現力豈致爾哉
柰無個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
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
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稟尋無手撫

水月堪笑眼前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
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
但了是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
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
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
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
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因
指觀起揕其胸曰祇在這裡更擬思量
個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
曰祇知貪程不知蹉路觀拓開日百年

諸佛無中說有

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

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汗

嗣龍華出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余浮端禪師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徃

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彩爲師子皮

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
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便下座

嗣真大爲慕詰真如禪師上堂山僧本無積畜

且得粥足飯足因來即便打眠一任東
卜西卜○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

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古

佛道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墮坑落

日醺醺醉唯有毘舍佉陳朝檜不入時人
意禪家流祗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
既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

端師子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上堂二月二禪翁
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
日醺醺醉唯有毘舍佉陳朝檜不入時人
意禪家流祗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
既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

阿刺刺是甚麼翻思堂年破竈墮杖子
忽擎着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
下曰墮墮

提窮窿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
眠有問祖師意連擣兩三拳大眾且道

為甚麼如此不含憊亂山僧睡

興化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宗門下佛法不存
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
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
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

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
入無為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
山苦行摩竭成道徃忉利天為母說法

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現大神通手
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
堂

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
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

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
上為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
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

孝興化

堂

主六

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
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
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為甚麼却
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
助哀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

詞大智海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
總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
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個石頭忽然打
着一個方知觸處周流

詞大泐潭景祥禪師作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十個指頭八個丫師嘗以手夜坐
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
膺因號祥義手

詞大光孝慧蘭禪師嘗以觸衣書七佛名禁林
稱為蘭布禔有擬草庵歌具載普燈錄

賞三

主

詞大東林遵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着
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
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

庭香擁木蘭開

詞大潭州東明遷禪師晚居沩山真如庵忠道

者高其風每扣之一日閉首楞嚴次忠
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
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捧曰為甚麼如此

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
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途路到這裡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
衲僧分上未為奇特何故如此終有是
非紛然失心咄

上淨慶善降禪師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醣年
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

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
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上淨慶善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
一切衆生祇為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
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
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
渙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斷聖凡

上淨慶善降禪師上堂茫茫盡是覓佛
漢舉世難尋真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
了土藥忌未天真○上堂鼻裡音聲耳

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
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
子身中入穴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龍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蠧
成蝶羸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

堂

二天

隻眼○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
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大師魯國公亦與
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
眾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

太尉
公良
弼府
齋

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
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
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
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
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

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
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
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
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
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

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無有一喝而無能入五教至
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
聲唱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

嘗一

二瓦

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
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
喝汝既道有喝火聲消汝復道無道無
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
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

一喝而無能入五教

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無
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
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
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
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

圓教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拜
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詰一
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
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
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

一喝而無能入五教

一喝而無能入五教

卷之三

身

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
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
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
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叅而不雜混

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
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實
所殊不知吾祖宗門下以心傳心以法
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
底向上一路在善人問曰如何是向上

小歇場
祖宗
門下

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

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師慈悲師
曰從任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

聞者靡不嘆仰皇帝頤謂近臣曰禪宗
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辨亦罕有也近

當

三

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開福哲禪師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
剩覲而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
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
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

三印

關智海平

顯真機一印印水挾轉魚龍頭作尾三
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
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鴻福昇禪師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
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苦也

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某
在大鴻充園頭東林作歲主師打三棒
喝出

禪神香山淵禪師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實所鴟
鳴鶴槩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個

堂

三

是何佛事狼藉不少

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
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萬壽素禪師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
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

禪神寶峰景淳知歲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陁
府鎮牛重多少師以手近前曰且道重
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
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

忽頓徹中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
曰怕寒懶剃髮易松髮愛煙頻添帽拙柴
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努力強安排
禪宗
嘉慶廬山法真禪師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
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

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歷四京
人著衣喫飯兩滿人飽煖自如通玄峯
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禪宗
同成治父道川禪師上堂舉靈峰一日登塹拈
拄杖東觀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

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
師曰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
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禪宗正脈卷第十二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